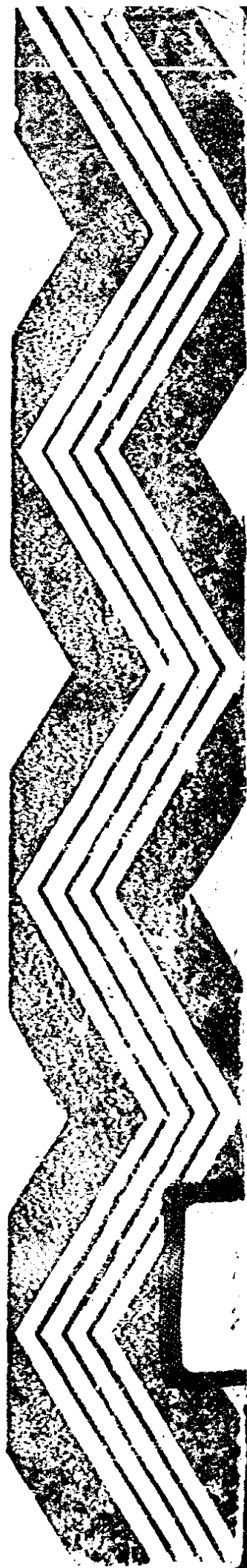


院大家王

團工文藝魯省江合
作創體集組民農

行印店書北東



854.6
989-0
2

(一幕四場話劇)

王家大院

合江省魯藝文工團
農民組集體創作
白韋譯億記錄



3 0614 2804 5



這個劇本，是翻身後的農民的集體創作，他們自己編，自己演，初次寫成的時候，曾經在鄉下演出，經過再次的討論修改，成為現在的劇本。

編者 四八、二一、二一。

人物：王德福 三十一歲，地主。

王母 五十餘歲，德福之母，吸大烟。

大媳婦 二十七歲，德福之妻。

小鳳 十七歲，德福之妹。

宋警尉 三十歲，偽滿警察。

老楊 三十歲，地主家之勞金，打頭的。

老李 二十九歲，地主家之勞金，跟做的。

半拉子 十六歲。

老郭頭 六十餘歲，地主家之租地戶。

老劉頭 五十二歲，跑腿沙金的，山東人。

老孫 三十二歲，中農，老郭頭之鄰居。

第一場

時間 滿洲國倒台前一年，秋天，某日半夜三更後。

地點 北滿某屯，地主王德福家。

地主王德福之大院內，舞台右側爲正屋之磚房，門窗關閉着，靠牆角窗下有一個雞窩，右後側有一座砲台，靠天幕爲高高的院牆，牆根正中有一口井，左後側爲勞金住的東下屋，向內接連馬圈及大門。

幕開。舞台上陰暗，靜寂無聲，只有東下屋頂上掛着的三星兒及砲台上將落下的月芽兒放着光亮，一陣打更的聲音由近而遠，稍停，正屋的門兒悄悄的被推開來，大媳婦身繫圍裙，手持燒火棍自門內躡足走出，在東下屋窗口側聽一會，又走到雞架前蹲下，把棍插入雞窩裏亂攪一陣，這時，半拉子手提褲子，自台左後側出，見狀，急進入東下屋，稍停，雞窩裏一聲雞叫。

媳 (站起，喘了一口氣) 這個小死雞，『格撈』它好幾遍才叫喚！僱勞金呀，可不能讓他閒着，吃稀的，拿乾的，點燈，熬油，哪兒不得錢哪！不大雞的，叫他們睡一會兒，就起來幹哪！

王德福聲 (在正屋內) 老楊，打頭的，雞叫啦！起來吧！

媳 (自言自語地) 看把他懶的，躺在炕上招呼，(躡足走到東下屋窗下聽了一會，走回，對正屋的

窗戶)你不起來招呼，他們能聽見嗎？快起來去看看馬病的咋樣啦，我還得趕快去收拾碗，招呼他們吃飯哪！(躡足進入正屋門，下)

王德福聲 (在內，大聲的)打頭的，快起來呀！睡死啦！

〔東下屋的門開了，老楊混身關乏的上〕

楊 (打哈欠，揉眼)窮人大活一輩子也扛不到頭呀！剛睡了不大一會兒，被窩還沒『熨』熱乎呢，又招呼起來啦！(雞窩裏一聲雞叫)哎呀，這三星才出來這麼高一點兒，小雞咋叫的這麼早呢？也沒聽別人家的小雞叫哇！真怪，(向內喊)老李！半拉子！這麼老半天啦，還沒穿上？

內聲 呵哈！來啦！

楊 快穿呀，穿好了，吃飯好下地。

〔老李和半拉子，拖着困倦的步子，自東下屋出來〕

半 連個燈也沒有，摸黑，能穿那麼快嗎？

李 (看天)這三星才出一竿子來高，就招呼起來幹活？

楊 你沒聽見小雞叫了嘛！

李 咱們櫃上這個敗家的雞呵，別人的雞不叫，它就叫。

半 八成不是呀！才剛我出來撒尿，瞧見掌櫃的老娘們拿着燒火棍子，上雞架去『格撈』『格撈』，『格撈』了老半天，小雞才叫哪！

楊 (驚奇地)是嗎？

李 (同時) 真事嗎？

半 可不是咋的，我還能撒謊？夜黑裏有月亮，我在黑影兒裏瞅的清清楚楚。八成不祇這一回啦，她常這麼幹哪！

楊 (氣憤地) 我說怎麼咱們的小雞天天叫的這麼早，還是這麼回事呵！真他媽的，糧戶人家太不是玩意兒啦，他什麼花花道都能想的出來，半拉夜還『格撈』雞架去呵！

(王德福睡眼矇矓，披衣服自正屋出)

王 老楊，一清早起來，不趕緊吃飯去，在這兒磨嘰什麼？你看天啥時候啦？還跟我磨洋工呵？

楊 老李，半拉子，走吧。

王 打頭的，今兒拉豆子去，你們各人把晌午飯帶着，今兒沒有人送飯去啦！

半 還是那長絲毛的酸豆包呵？

王 不拿那，拿啥呀？

楊 今兒還吃那蘿菔英子沾臭大醬呵？

王 你還想吃啥呀？想給你們包餃子，擺八大碗席呢！怕你們吃了，找不着茅樓拉屎去！(下)

楊 (對王的背影) 操你個賊媽的，我要不是怕抓勞工，操我八個跟頭，我也不在這兒幹！

半 他媽的，你王家大院真混蛋，酸豆包子二斤半，一人吃不了。三個勞金抬着幹！

李 咳，吃那酸豆包子，又酸又涼，上邊吐酸水，下邊竄醬桿稀(剛站起，又忙蹲下) 哎！

半 哎呀，老李，你咋晚上肚子疼還沒好嗎？

李 哎哟！哪好啦！

楊 怎麼？還沒好？不大離就挺着點幹吧！

李 肚子擰着勁疼，怎麼能幹哇！

楊 去吧！在家呆着，掌櫃的又好扣你的工錢啦！就說我上回吧！開時鬧病歇的工，他扣我劉地的工錢，扣你的工錢還不算，東家的氣，你都受不了呵，那怕你到地裏歇着去，我們多幹點，你少幹點呢！

李 要不結，我就去吧！

半 能行嗎？

李 不行怎麼辦？要不解我老媽誰養活？

半 走吧！

楊 走吧！吃飯去吧！要不一會兒他回來，又罵咱們啦！

〔大媳婦推門上〕

媳 哎哟！誰罵你們啦？

衆 （低頭不語）……

媳 是掌櫃的吧？哎，你們別往心裏去，掌櫃的脾氣不濟，要講心眼可沒啥，他是個直筒子人呀！

楊 走吧！

李 (又蹲下) 哎哟！

媳 哎，老李你咋的啦？

楊 他昨晚上肚子疼，今個還沒好。

媳 能不能下地？不能下地就別去啦！

李 (勉強站起) 能！能！……

半 不下地，他怕扣他的工錢。

媳 哟！是人要緊是錢要緊哪？保住人平平安安的，還怕掙不着錢嗎？

楊 能幹還是挺着點幹吧！

李 哎哟！

媳 疼的邪火吧，八成是涼着啦，別下地啦！老楊你領着半拉子吃飯去吧！老李今兒個不能下地啦！一會兒叫掌櫃的給他抓一付藥吃。

半 是呵，大嫂，他要再下地，趕等累大乏勁，爬炕上，就起不來啦！

媳 半拉子，土豆子在南鍋呢！在浮上檢，別扒拉底下的啊！

半 嗯哪！(二人下)

媳 老李，我看你這兩天臉色不大好，心裏有啥事呵？

李 唉！我媽病多少日子啦，昨兒家裏來了信。我兄弟又攤上勞工啦，後兒個就要走，他走了我媽就得熬糟死呵！

媳 你想個法出幾個勞工錢，不就把你兄弟留下了嗎？

李 我就犯愁沒有錢哪！大嫂！我打算跟掌櫃的使幾個錢，不知行不行？

媳 哎！櫃上一個錢也沒有啦，前兒個老張家辦事情，趕禮錢還是現借的呢！

李 唉！那可咋整呢？

媳 哎，法子不是人想的嘛！孩子不是人養的嘛！

李 大嫂！你有啥法子？

媳 我這兒有個好法子，就怕你不樂意幹哪？

李 大嫂呵！只要能救了我兄弟不出勞工，叫我幹啥都行！

媳 真能幹哪！

李 我一定能幹！

嫂 真的？

李 誰還哄弄你呀！大嫂！

媳 你看老郭頭的麥子長的怎樣？

李 老郭頭今年的麥子長的可齊索啦，像『趟子』打的一樣，好籽粒啦！（稍停）你問這幹啥？

媳 今晚上咱們去扛他麥子，好不好？

李 （吃驚地）呵！去扛他麥子？

媳 扛回來，咱們大夥兒劈，你不就有錢啦？

李 老郭頭那麼大歲數啦！咱們這麼幹，對得起良心嗎？

媳 你還給他講良心？那老頭子長年種咱們的地，交租子可晚啦，就是交了淨給些個不好的，那老頭子又奸又壞，又皮拉！

李 (低頭不語)……

媳 老李，你別瞎諱思啦，這不是比你攬的使錢痛快？

李 (低頭不語)……

媳 倒底你樂意不樂意呀？

李 (低頭不語)……

媳 你別啞吧吃扁食，肚裏有數，你倒吱咕呵！這不是爲你嘛，你不樂意就拉倒！（故意想走）

李 大嫂，你別走！你別走！

媳 怎麼？你樂意？

李 那出了事，咋辦？

媳 出了事，有掌櫃的一個人擔當，你怕啥？

李 我……

媳 你倒拿定主意沒有？你兄弟的命，全指望你啦！

李 對！『人急造反，狗急跳牆』我就去扛吧！

媳 你早這麼說，不就得啦！你打着燈籠也找不着這號好事呵！回頭你跟老楊半拉子，好好說說，這

不跟白搶的一樣嘛！

李 唉！（稍停）大嫂，麥子扛回來，多唔能劈錢呵？

媳 今晚上扛回來，明兒就能劈錢。

李 明兒劈錢，後兒個，我兄弟就能不走啦！（忽然肚疼）哎哟！

媳 怎麼？肚子又疼啦？

李 又疼的邪火啦！哎哟！

媳 哎，老這麼肚子疼，下晚怎麼扛麥子去呀！

李 哎哟！

媳 老李，我看你抓付藥吃吧，要不麥子扛不成，錢也劈不着，你兄弟還是要去出勞工。

李 抓一付藥得多少錢呵？（自袋中掏出錢數）

媳 （看李數完錢）哎，這麼前兒，藥貴啦，昨兒個老趙家抓一付藥，化了三百塊錢。

李 那我的錢，不够呵，我只有二百五十塊錢哪！

媳 不要緊，我有零的給你添上，你拿來吧！

〔小鳳悄悄自右邊門上來〕

李 那敢着好啦！（把錢給媳）

媳 抓了藥我就給你送去，你先上後屋喂喂馬去，下晚咱們連人帶車一齊下手。

李 嗯！（下）

鳳 哎呀！嫂子，你又有撈頭啦！

媳 二妹子，你說啥呀，這是老李叫我給他抓藥的錢！

鳳 喲！嫂子，還是你呀！他咋沒讓我給他抓藥呀！

媳 二妹子！

鳳 他拿多少錢抓藥呀？

媳 哎呀！二妹子！我正想對你說呢，這不是嘛；我跟他要了二百塊錢，抓一付藥是不是只用一百五十塊錢哪？

鳳 你還給他抓藥？咱家不有的是那些乏烟灰，給他包點得啦！

媳 哎呀！二妹子，那咱們不是乾崩賺二百塊錢嗎？給你一百，我一百。

鳳 我不要，你留着化吧！

媳 給你吧！

鳳 你留着吧！

〔正推讓時，老太太自右邊門上〕

母 大媳婦，大媳婦，（小鳳急把錢裝入口袋）怎麼？打哪兒來的錢呀？

鳳 媽！

媳 老李肚子疼，這是他拿來抓藥的錢！

母 抓藥？打頭的跟半拉子都吃完飯了！你還不看看去！

媳 嚶吶！（想把錢裝入袋內）

母 把錢給我！

媳 （交錢）……

母 今兒勞金下地怎麼這麼晚呢？下半夜我抽完大烟，坐在炕頭上了價等，月亮都偏西了，小雞還不叫喚！

媳 媽！今兒個比往日不晚哪！

母 還跟我『將嘴』！昨晚上我告訴你，叫你早點『格撈』雞架，早點『格撈』雞架，你就不聽我的話，整天就會傻吃，『溺渴』睡死覺！

媳 （委屈的）嚶吶！（欲下）

母 別走！扛麥子的事，你跟老李說的咋樣？

媳 他都樂意啦！

母 去吧！（大媳姑下）

鳳 媽，你把錢給我！（搶母手中之錢）

母 這死丫頭，有多小錢也不够你化的！

鳳 給我吧！（搶去）

母 這死丫頭，去吧！

鳳 嚶吶！（下）（德福上）

母 德福！咱們的馬咋樣啦？

王 咱們的那大白馬，老不吃草，看那樣像個好馬，依我看，活不幾天啦！

母 看你這個家咋當的？辦事一點也趕不上你爹！

王 媽呀！這馬有了病，你瞞怨我幹啥！

母 你爹才會辦事呢！你就趕不上你爹！

王 媽，你這是說的啥呀？我這麼能攢積，肚裏這麼多花花道，還趕不上我爹？你真是把我看扁啦！

母 唉！真是一輩不如一輩啦，你爹出了名，留下咱們這王家大院，你呢？管家，都把馬管病啦！

〔母下〕

王 媽，你就別叨咕啦！吃過飯，我馬溜找個獸醫來，給那大白馬扎古扎古。

〔老楊，半拉子上〕

楊 半拉子，我去套車，你去把叉子取來。

半 嚶吶！（進下屋拿叉子上）

王 打頭的，今兒可緊緊手呵！吃下晚飯一頭一定把那塊地拉完！（下）

楊 操他媽的，怪不得人家叫他王扒皮，越幹越加緊，累死窮人他也不解恨。

半 （叨咕）屯裏的人誰不知道？張半夜，李五更，他媽的老王家累死活祖宗，老娘們半夜格撈雞架，伙計起早不點燈，（欲下）（大媳婦拿燒火棍上）

媳 半拉子，你站着！

半 幹啥？

媳 我叫你擱頂上檢土豆子，你單挑底下那大的，好的吃，你爲啥不聽我的話？

半 有大的誰還吃小崽？（下）

媳 你這個死瘟大災的半拉子，你跟我『將嘴』大的是給你吃的嗎？（舉棍追下）

（第一場完）

第二場

時間 同日下午。

地點 王家大院之正房內。

舞台正面有一磚炕，炕上鋪毛毯，正中擺一個小炕桌，正面牆上左右兩扇大玻璃窗，右面牆上貼有美人香烟畫，照相框等，牆頂架一長板，上面放有盞簾及其他另碎物品，右側門向外開，直通院中，左面靠牆有一小茶桌，兩把椅子，桌上放有坐鐘，香烟，洋火，茶壺茶碗等，牆上掛一面大鏡，左側門向內開，直通內屋上房。

〔幕開 王母手持烟袋，怒容滿面的自右側門上，小鳳隨後跟上〕

母 （生氣地）這死挨刀的老李，一點好心眼子也沒有！我那一匹心尖上的大白馬，膘滿肉肥的，你

看，不知道他怎麼給侍候的，都炸肺啦！請來的獸醫也不給扎古了，眼看就要病死啦！這馬死了，得多少錢糟賤呀！（抽咽）

鳳 媽，你別生氣啦，你這麼大的年紀，身板要緊哪！

母 （向裏屋叫）德福！德福！

鳳 哥哥！哥哥！媽叫你哪！

〔大媳婦自裏屋出〕

媳 媽，精米粥，插好啦！魚也快悶好啦！

母 飯好啦？等一會兒再吃吧！德福呢？

媳 他出去有時候啦！媽！還有啥事？你告訴我吧！

母 哼，你去吧！

鳳 去吧！去吧！別在這兒叨叨叨的，媽正在氣頭上呢！

媳 （委屈的）嗯！（下）

母 這死媳婦，就顯你各人到得去！

鳳 媽，你別生氣啦，反正那匹馬是老李侍候的，死了叫他包！

母 他掙的那一年的勞金錢，還不够咱們一條馬大腿錢呢，他到骨頭渣子也包不起咱們這匹馬呀！

鳳 可不是咋的？他掙那兩個錢，還不够我哥哥擲小骰輸的呢！

母 咱們得想個辦法，把馬本折騰出來。

鳳 媽，我想個法，你看能行不能行？

母 啥法呀？

鳳 我想找個人把馬推給他！

母 推給誰呀？

鳳 媽呀！你忘啦？春期老郭頭不是上咱們家來借馬啦，你沒借給他，這一回借給他！

母 對，咱們想個法子，讓他個人找到門上來借，等他把馬牽去，咱們連下就扛他的麥子，讓他落個又丟麥子，又賠馬。

鳳 媽，你這道真好，咱們借給他馬，還得先拿他一把。

母 你將來出門子，也得要這麼着當家，別像你嫂子那樣，熊熊的啥事也不能幹。

鳳 我咋能像他一樣呢。

母 你去找找半拉子。

鳳 幹啥呀？

母 給他三十塊錢，叫他上老郭頭家，去串攏老郭頭來借馬。

鳳 嚶！（下）

母 扛麥子這事老李到樂意啦，這打頭的這麼『噉』，可咋辦？若是合計不好，他再透了風，嚷嚷出去可就糟啦！（焦急地）德福這小子，正趕這節骨眼上，他偏偏出去了，可真急人！

〔德福興衝衝的拉着衣裳破爛不堪的老劉頭上〕

王（興高烈彩的）劉大爺來，來，住到我家來吧！你看我媽在這兒呢！

劉少掌櫃的，我不在這兒住啦！呵！老太太，這幾年挺硬實吧！

母（冷言冷語地）德福！你出去一天到晚啥事也不管！狗扯羊皮的，貓戴帽子也是朋友，狗戴帽子也是親戚，三叔二大爺的招來一幫，咱家有糧食沒處攔啦？

劉少掌櫃的，我身子不舒坦，我回店裏去啦！

王（着急地）哎呀！我的劉大爺呀！你這就是像回到自己家一樣嘛，怎麼也不能讓你走哇！（對母）媽呀！老劉大爺才從金溝來！鬧不好啦！一個人在小店裏住着挺整屈的，這才到咱家來啦！我回去啦！（忽然一陣咳嗽）咳……。

主（低聲對母）他身上有金子哪！

母（收起氣容，笑嘻嘻地）哎呀，他劉大爺呀！我說話到頭不到兩的，可別見我的怪呀！你好容易到我們家了，那能叫你走哇！怎麼的，也要住幾天哪！

劉呵！老太太，我還是回小店裏去方便，不能麻煩你們啦！

母你說的是那兒的話呀！他劉大爺，你鬧不好，在店裏又沒人照顧你，在這兒住幾天，哪怕把病養好了再走呢！你就住下吧！你侄兒媳婦和小鳳都能侍候你。

主劉大爺，你來了可別惜外呀！

劉不能惜外，那能惜外呢！

母不惜外就住下吧！他劉大爺，打你走後，我們一家子白天黑夜都惦記着你呀！昨晚上德福跟小鳳

還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你哪！

主 可不是！要不我到了小店見了劉大爺，就把他拉來啦！

劉 呵呵，那我就坐一會兒吧！

母 他劉大爺，打你走後這兩年呀！德福這小子就學的壞壞壞壞的啦！一天天老不着家，不是耍呀！

就是鬧呀！整天價一幫一幫的往家裏領，大吃二喝的，一點正事也不幹！

主 （不高興地）媽！你老是叨咕叨咕的，人家劉大爺不舒坦，還沒吃飯呢？

劉 唉！我吃過啦，別麻煩你們啦！

母 哪能就吃過啦！咱們家也沒有啥好吃的，就跟我一塊吃吧！（向內叫）大媳婦！……

〔大媳婦上〕

媳 媽，幹啥呀？

母 你劉大爺來啦！跟我一堆吃飯，你多作點吧！

媳 嗯！（下）

劉 哎呀！老太太，早先我是你家的勞金，還是跟勞金一塊兒吃吧！

母 哎呀！早先是早先，這話兒發了財了，咋還能跟勞金來一塊兒吃飯哪，你就別這麼客氣啦！

王 媽呀！老劉大爺這回從金溝回來，我聽說他賺了好幾兩金子呢！

母 哎呀！他劉大爺，那你可得留點神，聽說外頭查的挺緊哪！

王 他一個跑腿子的帶着那麼多的金子，住在小店裏，要是透了風，讓警察知道了，那不是命都沒有

了麼？

劉 老太太，你們可得幫我一把呀！

母 他劉大爺，你放一百個心吧！德福，這個事你可不興上外頭胡『嘮嘮』去，透了風可不得了！

王 哪能呢！我還能讓我劉大爺吃虧？

劉 呵！呵！全仗你們啦！

母 他劉大爺，我想起來了，前些日子我也買了些金子，預備小鳳出門子給她打個手鐲子，你在金溝這麼多年啦，你懂得這個，（掏出小包打開了）你看看我這金子成色咋樣？

劉 好！好！這是好金子呵！

母 他劉大爺，把你那金子拿出來，咱倆比比，看看我的金子成色能趕上你的不假？

劉 哎喲！老太太你的金子好呵！

王 劉大爺，把你的拿出來，我們看看啥成色。

劉 哎！不用看啦！我的沒有你們的強！

王 劉大爺，我媽是積德行善的，看看你的金子怕啥？

母 德福！跟你劉大爺『橫』啥？

劉 好，好，看看好，（自袋中掏出一小包拆開）不及你們的好！

王 劉大爺，還有一包，也拿出來叫我們看看呀！

劉 哎！誰說還有一包？沒有啦！沒有啦！

母（阻止王再說）他劉大爺，你這金子成色可真不賴呀！塊又大，又沉。

劉咳！不好，不好！（急遽的咳嗽）咳……

王媽呀！你看劉大爺咳嗽的挺邪火，咱們給他抓一付藥吧！

母抓付藥行呵！叫你劉大爺先到我屋裏躺炕上抽一口烟吧！

王對，抽一口提提精神！

劉我不抽大烟！不抽大烟！

王不抽大烟，也得有一個人侍候着呀！叫誰呢？

母叫小鳳吧！

王對，叫小鳳來侍候劉大爺，小鳳！小鳳！

劉哎呀！老太太我那能勞得起呵！這可不行呵！

〔小鳳上，站在一旁〕

母咳！他劉大爺，你把這話說到哪去啦！我想起來啦！他爹活着的時候，不是說過叫小鳳給你做乾

姑娘嗎？以後你走了，這事也就擱下啦！這回你回來啦，說啥也得把這個丫頭認給你，小鳳呀

！快來，給你乾老磕頭！（小鳳不動，王上前拉他）

王（着急地）去！去！給你乾老磕頭！

鳳（輕視地）哥哥，你別丟磕襠啦！

劉（同時）哎呀！我可担不起呀！担不起！（咳嗽）……

母 小鳳，你還不快來，給你乾老磕頭！死了頭！

王 快去吧！你乾老有金子，等你出門子的時候，給你打一對金鐲子壓箱！

鳳 （急上前磕頭）乾老，我給你磕頭啦！

劉 （着急地）哎呀！我那能担得起呀！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呵！這叫孩子白磕頭啦！

母 他乾老！你忙啥呀！孩子眼看要出門啦！爲後你一堆兒化吧！

鳳 （倒茶）乾老，你喝茶吧！

王 哎呀！今天真是喜氣臨門啦！好事都趕到一堆兒啦！你看我媽也快過生日啦！小鳳也快出門子

啦！小鳳又認了乾老啦！咱們今天可得熱鬧熱鬧呵！

衆 （大笑）哈哈……真是喜氣臨門啦！

〔老劉頭正發窘時，老郭頭上〕

郭 老太太，掌櫃的，你們在這兒，我有一件事情求求你們，不知道行不行？

劉 呵！這不是老郭大哥嘛，你來的正好，咱們哥倆好幾年沒見面啦！走！我上你家串個門住幾天，

咱們撈扯撈扯吧！

郭 老劉大兄弟來啦！

王 （生氣的）老郭頭！你早不來！晚不來！趕上這時候來幹啥？他媽的！

郭 少掌櫃的，你別生氣。

母 （對王）你這小子吵吵啥！老郭頭來，橫是有事麼？

鳳 乾老！你別走，就吃飯啦！（大媳婦上）

媳 媽呀！飯好啦！老劉大爺來吃飯吧！

母 德福！小鳳！陪你劉大爺吃飯去！我跟老郭頭撈兩句嗑就來！

衆 劉大爺！吃飯去吧！走吧！

母 德福！回頭叫半拉子上小店裏把她乾老的行李扛來呵！

王 嗯吶！（王、媳、小鳳扶劉下）

母 老郭頭！有啥事呀！你說吧！

郭 老太太，我聽你們半拉子說，你們家裏的馬閒着啦！我想借來，使喚兩天，把麥子拉回來。

母 我們的馬借給誰都行呵！就怕他不好好給我們侍候，我們喂的是高粱，小米，豆餅，把草把料，

都有個人看着喂，那馬都吃得挺肥挺胖的，幹活可硬實啦！你能這麼侍候麼？

〔大媳婦上，站在一旁傾聽〕

郭 你放心吧！老太太，你把馬借給我，忍着我不吃飯，也得把馬喂好，我就是急着拉麥子呵！

母 只要你能侍候好，就借給你吧！咱們是多年的房東地戶啦！

媳 老郭頭，我們把馬借給你拉地，租子可得要早些交，糧食好好的給我們收拾乾淨點，別再像往年

一樣，盡給送些個，瞎糠秕稗的，又交的晚。

郭 你放心吧！這回我一定早交，交好的。

〔大媳婦！你把老李叫來。〕

媳 老李！老李！〔老李上〕

李 老太太幹啥？

母 咱們那匹大白馬借給老郭頭啦，你去牽給他吧！

李 老太太，咱們那匹大白馬不是……

母 （急接）不是啥？咱們不使啦！借給老郭頭啦！你沒有聽着？去……去！別瞎叨咕！

李 那就去牽馬吧！老郭頭。〔郭李齊下〕

媳 媽！快去吃飯去吧！

母 大媳婦，你跟着去看看，別讓老李跟老郭頭瞎叨咕，別讓他牽去旁的馬！

媳 嗯！〔下〕（德福上）

母 德福，老劉頭的行李扛來沒有？

王 扛來啦！這回可把老劉頭圈住啦！

母 哈哈！他怎麼繞也繞不出去啦！

王 媽！看你剛才說的那話，差點兒沒把財神爺給撞跑了，你知道我在小店裏費多大勁，才把他圈攔來？他還有一包金子呢！

母 你還說我呢！你看你剛才多冒失，差點兒把那個倒碓鬼老郭頭給闖回去，你知道我跟小鳳費多大的事，才把他圈攔來？要不，咱們這匹馬死在家裏，得多少錢糟賤哪！

王 對對，媽，咱們誰也別瞎怨誰啦！反正是財神爺也讓咱們圈到家啦！病馬也找着主啦！

母 對！誰也別瞞怨誰啦！反正老劉頭，一時半會兒的走不了，金子也丟不了，爲後再想他的法吧！

王 趁這個時候，得趕緊下手整麥子啦！

母 該整啦！老郭頭說，馬牽回去，他就要拉呢！

王 天到這時候，他想拉也不趕趟啦！

母 那老李呀，你媳婦都跟他說好啦！就是那打頭的『騾巴急的』有點不順棹。

王 那打頭的，有時候你得使勁狠狠的熊他，有時候你得順着毛『碼梳碼梳』，他才聽使喚呢！

母 呵！（半拉子上）

半 掌櫃的，老楊回來啦，活幹完啦。

王 媽，你回去吃飯去吧！我跟他們說說！

母 對！越快越好。（下）

王 半拉子，扛麥子這事，你們都樂意不？

半 我看老楊有點不樂意！

王 他怎麼就有點不樂意？他怕錢咬手！好吧！你叫他們快來，我跟他們合計合計。

半 嚶哨！（欲下）

王 半拉子！回來！

半 幹啥？

王 你告訴他們，今天晚上吃麵條！

半 (高興的) 哈，今晚上還吃麵條？老也吃不着！(下)

王 (自言自語) 咳！天都黑下來啦！(李、楊、半拉子齊上)

李 掌櫃的叫我們？

王 你們都來啦！老李，你吃那付藥，強點沒有？

李 那付藥，吃下去就不疼了，就好了！

王 對呀！你要好了，就挺着點幹哪，扛回來麥子大伙兒劈，過這個村，就沒這個店啦！上那兒找這
個好機會。

李 唉！只要能救我兄弟不去勞工，我就去扛吧！

王 你們樂意不樂意？半拉子，你樂意不？

半 我在鄉隨鄉，在屯隨屯，他們都幹，我還有不樂意的？

王 老楊，你呢？

楊 這事呵！

王 老楊，你好些日子沒喝燒酒，今兒我特爲你打了四兩好燒酒，你還不幹？

楊 掌櫃的，你看這事不會沾包呵？

王 有我，你怕啥？只要你們不透風就行！

半 是呵！老楊！有掌櫃的，咱們還怕什麼？

王 再說，今晚上把麥子扛回來，明兒就給你們坐價劈，連下就有錢用啦！(大媳婦上)

媳 吃飯去吧！這鍋麵條子好了！再不吃就『團』（音皖）啦！

王 走吧！走吧！半拉子，老李，吃麵條子去吧！（對媳），老楊那四兩燒酒燙好了沒有？

媳 早就燙好了！

王 對呀！老楊，四兩燒酒，喝足了就幹哪！

衆 走吧！走吧！（李、楊、半拉子，自左側門下）

王 小鳳呢？

媳 她都快吃完了，你不是說先叫她吃完，好去看着人嘛？（點燈）

王 對對，（沉思）今兒個的事，千萬不要叫老劉頭知道呵！

媳 他上哪兒知道去？吃完飯，媽就把他送到西下屋去啦！（小鳳自裏屋出來）

鳳 （不高興地）真是的，人家沒吃完，急忙扒拉了兩碗，就叫人家出去看着人！

王 快去吧！別叨咕啦！你看天都啥時候啦！（小鳳下，德福與媳入）

〔燈光轉暗，德福自裏屋出來，匆匆自右側門下，少頃，遠處傳來打更的鑼聲！老楊，老李，半拉子各攜一捆柴自窗外經過〕

半 哎呀！老楊，慢點走！我扛不動啦！

楊 快走吧！半拉子！

李 走吧！走吧！（稍停，德福自外入）

王 （憂慮地）哎呀！都打二更啦！怎麼後尾這趟還沒回來呢？出了什麼岔子啦？

〔小鳳自窗外出現〕

鳳 哥哥哥哥！還扛不啦？

王 不扛啦！不扛啦！叫他們都快來吧！

鳳 嚶啞！ （老楊，老李，半拉子，都打掃着身上的草毛上）

楊 哎呀！造了一脖子！

半

李 你們都回來了！車卸了沒有？

王 卸了！卸了！

衆 （高興地）哈哈！……今兒個這活幹的真漂亮，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，誰也不知道，這回麥子打

了，咱們大伙劈，要是打四斗，咱們一人一斗，明兒就坐價，給你們劈錢，你們看好不好？

衆 （高興地）哈哈！……那趕情好啦！

王 半拉子，上回擲小骰，你說沒有錢，這回可有錢啦！

半 哈哈！這回我敢多擲兩把啦！

王 可也真怪，今兒扛這麥子，大伙怎麼這麼有勁呢？

半 掌櫃的，我吃了五碗麵條，還能沒勁？

李 我吃了七碗呵！

楊 我也是四兩燒酒架的呀！哈哈……

衆 哈哈……

(後台傳來三更鑼聲，幕急落，第二場完)

第三場

時間：第二天早飯後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(幕開：半拉子，老李，拖着困倦的步子，自右側門上，老楊隨後跟上)

半 (伸懶腰打哈欠) 呵……(躺倒在炕上)

李 唉呀，真瞌呵！

楊 你們倆怎麼蹣跚到這兒來啦，走，幹活去吧。

半 (坐起) 外頭的雨也下大了，看光景是不能下地啦！

楊 唉，老太太說啦：『下雨？下刀子也不能閒着，白吃飯！』咱們還是得找點啥零活唔的幹哪！

李 昨天晚扛小麥扛到半宿，累的挺乏的，今兒早晨咱們還不能歇歇？

半 老李，你估量估量，咱們扛回來的麥子，能打多少啊？

楊 我看哪！大約摸能打個一石吧。

李 要是把麥子錢撈了，能給我兄弟交上勞工錢，我就不愁了。老楊，你怎麼打算的？

半 你還問老楊，他心眼裏早就捏下點啦！

李 他打算幹啥？

半 他打算等着撈了錢，娶媳婦子呢！

楊 熊半拉子，盡扯雞巴蛋！

半李 哈哈……

楊 (感嘆地) 唉！抗他媽十來年的大活，哪一年不是『地了場光衣裳破，臨完落個熊扁貨』，還有那個好命娶媳婦子？(王德福上)

王 呵！昨天晚上才扛了點麥子，今兒老楊就想娶媳婦了？哈哈！真是想得美呵！

楊 走吧，老李，半拉子，幹活去吧。(三人欲下)

王 (沉思地) 你們別走，回來！回來！

衆 掌櫃的，幹啥呀？

王 外面那雨嘩嘩地下着，一半會兒不能停，昨天晚上你們睡覺又晚，今兒你們就不用幹活了。

衆 (意外地) 不幹活了？

王 不幹活了，可是你們也別閒着，一閒着就會鬧病。

衆 那幹啥呀？

川 趁這功夫，咱們在家玩玩多好。

楊 （若有所悟地）呵！

半 玩啥呀？掌櫃的？

王 還是往常耍的玩藝兒，擲小骰吧！

楊 這一年來，我腰裏也沒一個錢呀，再說，我也不樂意耍這玩藝兒。

李 我就剩了二百五十塊錢，還讓大嫂給抓了藥啦，這啥，一個錢也沒有啦。

王 沒有錢，不要緊，我先借給你，爲後扣勞金錢好啦！

楊 掌櫃的，你昨晚不是說，麥子扛回來，今兒連下作價給我們錢麼？

李半 掌櫃的，你就把麥子錢先劈給我們吧，我們也省得借啦！

王 不忙，不忙，我先借給你們，咱們先擲骰子，耍完了再劈吧。

半 那也行，咱們就先耍吧。

李 對，老楊，那咱們就先擲一會吧。

楊 老李，你們擲吧，我在一邊看你們耍。

王 唉！老楊今兒是咋的啦，往常哪一回擲小骰，也沒少了你呀？今兒你怎麼就不要啦，來！來！別

瞎尋思啦！

半 老楊，來呀，四個人，一人一角，才顯得熱鬧呢。

王（掏出錢）來吧來吧，你們都借多少？

李 我借三百。

半 掌櫃的，我拿二百吧。

王 老楊，你呢。

楊 掌櫃的，既然你叫我要錢，你就多借我兩個吧，借我五百！

王 五百？不多不多，你是個打頭的，幹活能打頭，擲小骰子你也得打頭呵！（分錢）來！來！都下吧，我的莊。

楊 我先坐莊吧。（拿骰子）

王 擱下擱下，你這臭手亂抓啥？我的莊，下，下，下，開店就不怕大肚漢，你們都多擱點，有麥子錢，有勞金錢，頂着，不够我再借給你們，下吧，老楊，你下多少？

楊 我擱上一半，下二百五十吧。

王 哎太少了，多擱點麼，老李，你下多少？

李 我下一百吧。

王 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半拉子呢。

半 行哪，我下五十吧。

王 二百五，一百，五十，通通才四百塊錢，這够我一擲啦？來！你們瞧好吧。（把骰子放在手心裏搓，吐了一口吐沫，用力向碗裏丟去）四五六！

衆（同時，精神緊張地）眼！眼！么二三！

王（向碗內瞧）沒成，沒成，你們喊啥！眼，可不嘛，碗裏盡是眼呢，（又抓起擲下）多來一個六！

衆（同時，更緊張地）眼！眼！

王（向碗內瞧）沒成，沒成，三個眼，還豹子呢（又抓起擲下）六！六！

衆（同時，緊張地）眼呀！

王（向碗內瞧拍手高興地）哈哈，豹子！（把三人的錢收起）這下子，滿地一划拉，老楊，該你的莊啦。

楊該我的莊啦？老李，你下多少？

李我下一百五。

楊半拉子，你呢？

半這一回要撈本，我下一百吧！

楊掌櫃的你呢？

王（點錢）一百二百三百……

楊掌櫃的，你少下一點啊！

王對，少下點，咱們都不是外人，你們都是我的勞金，你是打頭的，你是跟做的，你是半拉子，我是掌櫃的，咱們這就跟耍家達子一個樣，能叫你們贏了，不是比我當東家的贏了強的多嘛，行，

我少下點，我下兩千吧！

楊（吃驚地）哎呀，掌櫃的，你下了多少呵，說少下點，少下點，你還下了兩千，我一年才掙幾個勞金錢呵，咱們誰贏誰的房子地是咋的？

王老楊，我下兩千不多呀，這趕情是跟你們在一堆玩，我要是到外邊那大耍錢場去，一把下上萬兒八千的，要攔你們又吓壞了，來吧！來吧！

楊掌櫃的，你得估量估量我們的身份呀，你拔一根汗毛比我們的腰都粗，我們一個窮抗勞金的，一年才掙幾個錢哪，要是輸了，你叫我們上哪兒整去！

王哎，老楊，你不是還有那麼些麥子錢跟勞金錢，在我這兒攔着嗎，再說耍錢這個勾當，誰也不保輸保贏，你要是贏了，我連下就從兜裏掏給你，你要是輸了，你的麥子錢和勞金錢不夠，再給我幹活，不是一樣頂錢嗎？

楊掌櫃的，這不嘛，下雨陰天你就叫我們大夥耍錢，下雨陰天你就叫我們大夥耍錢，下一回雨耍一回，耍一回我就輸一回，輸一回就要借一回，越借越多，我們給你抗勞金，到啥時候才算爲頭呢，今兒這個錢我就不要啦。

王你不要啦？

楊不要啦！

王真不要啦？

楊不要啦！

王 (發怒地) 你不要幹活去！

楊 幹活？外面還下雨呢。

王 下雨？上馬棚起馬圈糞去，活不有的是！

楊 (忍耐不住，氣憤地) 幹就幹！走，老李！半拉子！

王 他們倆不去，你各人去幹！

半 (勸解地) 哎，老楊，你看你這是幹啥？掌櫃的又不是外人，要就要麼，要不，還不是要去幹活？

李 (同時，走近楊) 老楊，你跟掌櫃的頂啥嘴呀，你這不是自我苦吃麼？(悄悄地) 端人的碗，受人的管，叫你要錢你就耍，你還不能聽人家的令？來吧！來吧！

楊 唉！(忍耐地) 掌櫃的，能不能少下點？

王 你早這麼說不得啦，一回不幹，二回不幹，你拿不幹吓唬住誰？

楊 不是我不幹，掌櫃的，我是沒錢哪。

王 好，少下點。

楊 少下，下多少？

王 下五百吧。

楊 五百？(對老李半拉子) 你們還是那些嗎？

半李 還是那些。

楊 那就來吧，（擲飯）四五六！

衆 眼！眼！（哈哈大笑）

楊 （楞了一會，垂頭喪氣地）我說不擲不擲，偏叫我擲，一擲擲上個眼吧！
半 看你，老楊，這事你能怨誰，該你沒有贏錢的命嘛！

李 這是你手背嘛！

王 老楊，你就不用埋怨這個埋怨那個啦，痛痛快快地給錢吧。

楊 這還剩二百五十塊錢，給了老李和半拉子的，就沒有啦！

王 沒有不行，要錢沒有欠着的，你跟他們川還川還借借，這是現錢的買賣。

半李 我們要借給你，我們拿啥還掌櫃的呀！

王 這錢，是我媽買大烟泡的錢，今天借今天還，可不能欠着。

楊 不能欠兩天？

王 不能欠！

楊 真不能欠？

王 不能欠！

楊 （氣憤地）對！不能欠，就不欠！掌櫃的，你把我的麥子錢劈給我，我不擲啦，我一個子兒也不欠你的！

李半 對！麥子錢劈了吧，我們也不擲啦。

王 不擲啦？

衆 不擲啦，你把麥子錢劈給我們吧。

王 麥子錢？真是老太太的跨骨，你還惦上哪，今兒你們不擲小骰，就不劈麥子錢！
 楊 你這是啥話，掌櫃的，不擲小骰就不給麥子錢？

李半 （同時）我們扛麥子也不是爲的擲小骰呀！

王 （無賴地）爲啥呀？

李 掌櫃的，我等這錢今天給我兄弟交勞工款呢。

王 交勞工款？沒扛麥子那時候，你兄弟怎沒灘上勞工啊？老楊，你想指麥子錢娶媳婦是不是？這麥子錢就不劈啦！今兒這半天耽誤了我多少工錢？昨天晚上吃麵條喝酒的賬還沒算呢。

衆 （吵嚷起來）唉，今兒擲小骰，不是你叫我們擲的嗎？

麵條子不是你給做的嗎？

燒酒不是你給裝的嗎？

王 你們亂吵吵什麼，麥子錢，今兒就是不劈啦！
 衆 不劈不行呵，不劈不行呵！

〔正吵嚷時，大媳婦匆匆自外上〕

媳 (慌張地) 哎呀！你們還在這兒吵吵個啥呀？可不好啦！

衆 (吃驚地) 咋的？

媳 老郭頭來要麥子啦！

衆 (意外地) 呵？！

王 咋的，走了風啦，老郭頭知道信啦？

媳 咳，我剛才在大門口，聽見老郭頭一路走着吵吵着：『走！走！走！上王掌櫃家去評評理，偷我的麥子？』

衆 呵！這是誰走了風？

王 (指衆人) 他媽的，你們都走了風，你們還要麥子錢？呵？

〔外面一陣狗咬，老郭頭的聲音〕

郭 (在內) 到了，到了，王掌櫃在家嗎？不是你偷的是誰偷的？

媳 哎呀！老郭頭來啦，快進屋！快進屋！

〔老楊，老李，半拉子急下，大媳婦正欲走，被王抓住〕

王 (焦急地) 這事怎麼讓老郭頭知道啦？

媳 (嘆囁一笑) 傻子，你別問，一會兒你就知道啦。(急下)

〔王莫明其妙地，正疑懼時，老郭頭拉老孫上〕

郭 不是你偷是誰偷的？

孫 你別賴人，誰偷你的啦？

王 （恍然大悟，吐了一口氣）呵！是你們倆個人呵？（自言自語地）把我吓了一跳。

郭 王掌櫃，我找你給我評理。

王 怎麼回事，你們這是幹啥？

郭 我三垛麥子，昨天一下晚他給我偷去了一半，他還說他沒偷，不是他偷是誰偷的？

孫 王掌櫃的，我在這屯住了多少年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多麼幹過那個事啦，他這不是跟熊我一樣嗎？

王 （把他們拉開，勸解地）哦！是這麼回事呀，別揪着，都撒開手，咱們都是一個屯裏的人，俗語說：『好人護三村，好狗護三鄰，』你們這樣揪着，叫外屯知道了多笑話咱，我給你們解和解，好辦！好辦！

孫 王掌櫃的，我實在沒偷，他太屈賴我！

王 老孫，這事你也別這麼說，他要是不摸着個影，他怎麼能賴你不賴我呢，雀飛還有個影哪！

郭 對呀，王掌櫃的，你說這話，你是個明白人哪，你想想，我們倆個地挨地，他的地在我的東邊，你的地在我的西邊，我的地卡在當腰，掌櫃的，你們王家大院這麼大的糧戶，你老太太又好心借我一匹馬使喚，叫我趕緊往回拉麥子，你們還能偷我那一點麥子麼？……

王 （急接）我哪能幹那個事，這不是笑話嗎？

郭 我那麥子丟了，不是他偷的是誰偷的！

孫（發急地）我就是沒偷！走到天邊我也是沒有偷！

郭（生氣地）掌櫃的，你問他認包不認包，認包，我們兩下裏無事，不認包，我跟他打官司！

王老郭頭你別焦急，這點小事還值得打官司？他哪能一點不包呢。

孫（着急地）掌櫃的，咱有話說在先，我實在沒偷，叫我包，我包不起呀！

王你也別說包不起，（對郭）你也別說都叫他包，我給你們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，你們看行不行，

老孫，你先包他一半，那一半等過年開春再包，行不行？

郭哎喲，掌櫃的，你叫他包一半，我可噲不住勁，我只有那一點麥子，指望它又得交租子，又得過日子，你看咋整？

王老郭頭，你也別一點不讓，抓賊要賊，你又沒扯着他的手脖子，唉！先包一半行哪！那一半過了年他不包，你衝我說。

孫（理直氣壯地）我沒偷，說啥我也不能包！一點不包！

王一點也不包？

孫一點也不包！

王（大怒）哎喲，老孫，你怎麼這麼不識抬舉，你們上趕着找上門來叫我解和，我說了老半天，你還不開面，瞧不起我是咋的？好！老郭頭，你們打官司去吧，我不管啦！

郭老孫，你要不包咱們上局所去！（欲揪孫）

孫（屈服地）掌櫃的，你別上火，不是瞧不起你老，還是請你給解和解和吧，哪能瞧不起你呢！

王（轉怒爲笑）嘿！其實這事與我有啥關係，我是爲你們好嘛，你們要到局所去打官司，都得蹲笆籬子！

郭好吧，王掌櫃的，他認包啦，這事你的量着給辦吧，我家挺忙，我還得趕快回去。

王老郭頭，你就回去聽信吧，不能給你虧吃。

郭謝謝你，我走啦（下）

王就這麼的吧，老孫，你先給他對付一半，過了年，開了春，那一半就好說啦，要不結，滾上局所蹲笆籬子不說，你們都得花老鼻子的錢啦！

孫（無可奈何地）唉！

王好啦，今晚上你打點酒，買點肉，我也去，給你們倆一撈扯，見個面就得了。

孫那就全仗掌櫃的你給坐成啦。

王哎，我哪能看笑話呢，這算個啥，走吧，你回去吧（孫走到門口）記着，晚上預備點酒菜呵！（孫下）哈哈！大福靠命，小福靠掙，真是一點不假。（老楊怒容滿面地上）

楊掌櫃的！

王幹啥？

楊有兩句話要跟你說。

王說吧。

楊說是，老郭頭那麼大歲數啦，種那麼點麥子，你鼓動這個鼓動那個，叫我們去偷，我們不去偷！

你又打燒酒又趕麵條子，還說麥子扛回來今兒就劈，問你，你還不樂意啦，非讓我擲小骰不行，你們有錢人家說話算不算呀？

王 你這是幹啥？這會兒天都晴了，你不領他們幹活去，跑這兒要什麼脾氣？

楊 掌櫃的，我就是跟你要麥子錢哪，你劈不劈？不劈，我們把麥子扛回去！

王 （忍耐地）老楊，你急個啥，今兒個不劈明兒劈，明兒不劈後兒劈，攔在我這兒，不是跟在櫃裏鎖着一個樣嗎？

楊 （發火地）這是啥話，掌櫃的？勞金勞金錢你不給使喚，麥子麥子錢你不劈，我的鞋露腳指頭，連雙鞋的錢都沒有。

王 老楊，你怎麼這麼囉嗦呢？麥子是大夥扛的，別人都着急，你急個啥，再說，你是我家打頭的，應該多幫助東家才對，怎麼老是跟我發脾氣？（轉口氣）呵，你是想指望麥子錢娶個媳婦，是不是？老太太早就說啦，把麥子錢攔在我家，勞金錢也不使喚，你們在我家再幹個三年五載的，爲後呀，你跟老李，半拉子三個人，一人給你們說一房媳婦，多好呵！

楊 （發怒地）掌櫃的，你就打開窗子說亮話，你到底打算劈不劈啦？

〔老李上悄悄聽〕

王 哎喲，你還動惱的啦！剛才擲小骰你還欠我三百塊錢，我都没要呢！

楊 （大聲地）你不劈啦？

王 （大聲地）不劈啦！你愛咋的咋的，他媽的，好話不聽，要放臭屁，隨你的便！

楊 不劈，好！咱們騎毛驢看唱本，走着瞧！

王 好小子，你走，看你往那兒走，狼走天邊吃肉，你狗走天邊吃屎，你能上哪兒去？胳膊還扭過腿啦？他媽的，想造反啦！（回頭見老李，氣上加氣）你來幹啥？也想要麥子錢？我問你，你把那匹大白馬侍候成那樣，死了，你包不包？他媽的，你還想劈麥子？

李 對，對，掌櫃的。（欲下）

王 回來！把剛才擲小骰的錢都還我！

李 掌櫃的，我借了三百。

王 還有呢？

李 還有五十是我贏老楊的呀。

王 拿過來，不管老羊的，老豬的，你們打哪兒來的錢，還不都是我的！（忽然想起）昨天給你抓藥，你還欠五十呢！

李 （把錢給王）唉！

王 幹活去吧，（李下，半拉子上）去！去！幹活去！（半拉子跑下）他媽的，窮小子，你那一個敢跟我支毛！

〔小鳳上〕

鳳 哥哥，你又跟誰在這兒吵嘴呀，媽剛抽完大烟睡下，又讓你給吵醒啦！
王 還有誰！老楊唄，麥子麥子的，噁咯半天。

鳳 他想要麥子，咱們不分給他，他能咋的？

王 分給他？他要能拔掉我一根毛，我這掌櫃的就讓他當。

鳳 我聽半拉子說，你跟他們要錢又贏啦？

王 哈哈，今兒這錢要的才熱鬧呢，老楊，老李，捎帶上損半拉子，都叫我把他們涮了。

鳳 都涮啦？好呵！

王 這就叫閻王爺不嫌小鬼瘦，卡楂他們一點是一點，跟我要錢還有他們贏的？（拿起骰子）這是我做的假骰，會擲的，一擲一個四五六，不會擲的，一擲一個臭，還有他們贏的？

鳳 什麼人什麼命，他們上哪兒贏去？

王 咱們家一百來垧地種着，勞金伙計一大幫催着，一年得多少錢往外拿，就算是家裏有錢，還不得給人家往外掏出這份應承？

鳳 今兒你贏了多少錢？給我幾個吧。

王 你的小份子錢有那麼些呢，還要錢幹啥？

鳳 贏了錢，給我幾個嘛！

王 贏啥錢啦，自己贏自己錢，一個現錢也沒有，（無奈地抽出一張）給你，死丫頭，拿一百吧，可別讓你嫂子知道，她知道了又該嘖嘖啦！

鳳 嗯吶。

〔半拉子慌張地自外跑上〕

半 哎呀，掌櫃的，不好啦！我有見老楊和老孫領着個警察往這兒來啦，看樣子，是把你告啦！

王 呵！警察來啦？

鳳 哎呀！警察來了，可咋辦哪，哥哥？

王 別慌，半拉子你去門外看着狗，別讓牠咬。

半 嗯。 (下)

王 官項不是常到咱們家走動嘛，這點事你怕啥呀？

鳳 聽媽說，新來了個宋警尉，可蝎虎哪！

王 不怕，天塌了有我撑着，你到後屋去對媽說，叫媽把烟燈點上，叫你嫂子把肉切上，酒燙上，你把衣裳換了，收拾收拾，我叫你，你就出來 (伏耳) ……管保一點事也沒有。

鳳 (故作羞態) 哥哥，你看你！ (下)

王 他媽的，真是旗桿頂上插雞毛，好大的胆子，敢告上我？哼！

〔老楊、老孫、領宋警尉上〕

孫 警尉，這事要不是老楊告訴我，我還不知道哪！

楊 警尉，這就是掌櫃的，就是他串攏我們去偷的。

宋 你們回去吧。

孫 老楊，你到我家去吧。 (二人下)

王 (迎上恭敬地) 宋警尉，你走的挺累吧？

宋（看小本子）你就是王家大院的掌櫃王德福？混蛋！

王警尉，你別生我的氣，走道對火都是有緣的嘛，警尉吃飯沒有？

宋你不用管，我問你，你爲什麼偷人家的麥子？

王嚙，這是那兒的話，憑我王家大院這麼大的糧戶人家，能偷人家的麥子？這不趕上開笑話啦。

宋（大怒，拍桌跳起）混蛋！你沒偷？你這小子頂可惡啦！從打我來這些日子，也沒見着你，地捐地稅錢你也不交，你家姑娘還不正經，混蛋，巴嘎！

王呵呵，警尉是爲這些個事呵？別上火，警尉，這些個事都好辦，（向內喊）小鳳呀，把烟拿來，來客啦！

（小鳳濃裝打扮，拿烟上）這就是宋警尉（與鳳遞眼色）

鳳哎嚙，宋警尉來啦！抽烟吧，（點烟）宋警尉走的挺累吧？

宋（高興地）不累不累，哈哈！（對王）多大啦？

王呵！三十一啦。

宋（吃驚地，注視鳳）三十一啦？

王（恍然大悟，陪笑地）呵！我當你問我呢，警尉，那是我妹妹，今年十七啦！

宋哈哈，長的還不錯哪！

王警尉，你別聽別人瞎扯，我妹子可是個正經人。

宋我就是不相信，才上你家來調查調查哪！

王 小鳳，告訴你嫂子做飯，警尉還沒吃飯呢。

鳳 (看手錶) 哎喲，都快十二點鐘啦，可把警尉餓壞了吧，嘿嘿！

宋 餓啦！餓啦！

王 敢快叫你嫂子去做呀！

鳳 做什麼飯呀，哥哥？

王 警尉，咱們吃餃子吧。

宋 隨便吧。

王 好！小鳳，告訴你嫂子包餃子，炒四個菜，把酒燙熱熱的，捎帶告訴咱媽，來客啦！

鳳 哎！警尉，你跟我哥哥嘮吧，我不陪你啦，嘿嘿。(媚笑下)

宋 (直盯着小鳳的背影，發呆地站着) 嘻嘻，嘻嘻！

王 (低聲地) 警尉，警尉，(用手拉宋，宋一驚，往嘴裏倒插烟捲，把嘴燒了一下)

宋 啥事？

王 宋警尉，我掏心肺的說，我媽和我妹子聽說你到了這圈子啦，天天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，盼望着警尉你上我家來坐坐，剛才還合計着想去請你哪。

宋 我在縣裏，就聽說你們王家大院的名聲啦，早想來看看老太太和你妹子，就是抽不出空來。

王 哪敢勞警尉你的駕呀？我還想起來了，上回有件事很對不起你。

宋 對不起我，啥事呵？

王 初八那天，聽說你老母親過生日，辦壽，我想去趕壽，撈個忙，可是到了也沒有功夫，我把錢都預備了，這不嘛，一千塊錢還在我兜裏揣着呢，（掏出錢）我趕個後補禮吧，這是我一點心思，你給老太太捎回去吧。

宋 哎，事情都過去啦，不用啦。（一邊說一邊把錢放入兜裏）

〔小鳳扶王母上〕

鳳 媽，這就是宋警尉！（倒茶）

母 （奉承地）哎，宋警尉來啦！

宋 （眼睛盯着鳳）老太太來啦。

鳳 喝茶吧，宋警尉。

王 媽，你跟警尉唠吧，我去催他們趕快做飯燙酒（下）

母 哟，宋警尉呀，什麼風把你颳來啦？

鳳 可不是咋的，宋警尉自打轉到咱們街上，老也不到咱們這兒來。

宋 （盯着鳳）署裏太忙啦，要不是老楊的事，我還不能來呢！

母 哎，宋警尉，你可別聽老楊的話，他說話一點影也沒有。

宋 （盯着鳳，發迷地）嘿嘿，還不錯呀！

母 （吃驚地）啥呀！不錯？（見狀）哦，小鳳，給警尉換一棵烟。

宋 嘿嘿，老太太，剛才你說啥？

母 我說那個死老楊呀，又奸又壞；一肚子花花道，什麼壞事他都能幹出來，誰要是聽他的話，臨死連褲子都穿不上呵！

宋 (盯着小鳳，所答非所問地) 呵！呵！老楊呵。她有婆家沒有？

母 呵！老楊是個窮跑腿子，(見狀) 呵，你問小鳳呀，她……(小鳳急忙遞眼色) 她還沒有婆家呢。

鳳 (故意羞澀地) 媽，你亂說啥。

(鳳轉身匆匆下，德福匆匆自內上，兩人碰個滿懷)

王 死了頭，眼睛長到哪兒去啦？

宋 (興高彩烈地大笑) 哈哈，哈哈……。

王 (奉承地) 媽，走吧，酒燙好了，菜也炒好了，請警尉喝酒去吧。

母 宋警尉，吃飯去吧！

(大媳婦端碗上)

媳 媽，請警尉吃飯去吧，餃子也好啦。

(宋、王、母、齊下，媳收拾桌子，裏屋傳來王與宋豁拳聲，衆人歡笑聲)

媳 呸！頭梳的光光的，臉上擦的漂白的，屎壳螂戴花，你臭美個啥！(欲下)

(小鳳捏着烟捲上)

鳳 嫂子，你上哪兒去？

媳 我給老劉頭送餃子去。

鳳 你捎帶着燙壺水，警尉吃完飯還要喝水呢！

媳 哪。

鳳 嫂子，你看那幫窮棒子能治了咱們嗎？就拿今兒老楊來說吧，他上警察署把咱們告了，警尉來了，他把咱們咋啦。

媳 （嫉妒地）唉，那不全仗着你使的勁兒嗎？要不結，這事不就起來了嗎？我看今晚上警尉不能走啦。

媳 不能走啦，再說，媽也不能讓他走哇，今兒下晚，警尉跟你……

鳳 嫂子，你別說啦，怪磕攪的。

媳 對，我不說，你陪警尉吃飯去吧。（轉身欲走）

鳳 嫂子，你看老劉頭的病怎麼樣啦？

媳 唉！老劉頭來到咱們家，這麼多日子，就央央嗆嗆地鬧病，也不見好。

鳳 真是，成天吃飯，還要抓藥，得花多少錢！

媳 傻妹子，他吃藥還能花了咱們的錢哪，他還有金子哪！

鳳 我侍候他這麼些日子，也沒摸着他的金子是啥樣。

媳 他那金子還不是在身上揣着嘛。

母 （在內喊）小鳳！小鳳！

鳳 來啦！嫂子，今兒你替我看看那老死劉頭吧，媽說，警尉來咱家的事，可不能讓他知道，他要知

道了就不敢在咱們家住下啦，我要去陪警尉啦。（下）
 媳（對鳳的背影）呸！你這個熊色，看把你張羅壞啦，你不會別的，就會養漢，跟你那個賣官大坑的媽一樣！

〔王德福上〕

主 你一個人在這兒又跟誰使氣哪？警尉都喝醉啦，你快點去沏壺茶。

媳 小鳳不是在跟前侍候呢？

主 他各人忙不開，你快去吧！

媳（嗔怨地）沏茶倒水都找着我啦，陪警尉吃飯，怎麼不讓我去呢？（氣下）
 主 妳也不搬一塊豆餅照照，看你那個架，還能拿得出手？

〔小鳳扶宋上，母後遂，宋喝得醉薰薰的〕

宋 嘿，嘿，時候不早啦，我該回去啦！

主 警尉幹啥，怎麼要走啦？

母 別回去啦，喝那些酒，走道看栽倒，住下吧。

鳳 別回去啦！

宋 嘿，今天晚上怕是我的值宿班吧？不回去，上邊知道了該處罰我啦！

母 那哪能呢。

主 警尉，上邊不知道，不要緊！不要緊！

鳳 哟，你當那麼個大警尉，誰敢處罰你呢？

〔媳婦端茶上〕

媳 警尉，喝口茶葉水吧？

鳳 〔急接過茶碗〕給我！警尉喝茶吧，熱茶？

媳 〔站在一旁生氣地〕……

王 〔對媳〕你去吧！（媳下）

母 〔把王拉在一邊，悄悄地〕可不能讓警尉回去，趁他喝的迷裏迷登，在這兒的時候，咱們把老孫跟老楊找來，狠狠地收拾他們一回。

王 對！趁熱打鐵？

宋 嘿嘿！你們說啥？

王 〔機警地〕警尉，我媽說，你老也沒有上我們家來過，來這麼一趟挺不易的，你又喝醉了酒，可不能讓你走，今天晚上你就在這兒住一宿吧，回頭讓小鳳陪着你，給你唱歌。

宋 嘿嘿！小鳳唱歌，我在這兒住下？

鳳母 〔同時〕住一宿吧，住下吧。

宋 嘿嘿！住下就住下。

母 小鳳呀，你扶着警尉上東屋南炕，把被褥上，好讓警尉睡覺。

鳳 呢喃！

王 小鳳呵，多給警尉唱幾個歌，叫警尉聽，呵？

鳳 呢喃。（母向小鳳做手勢，小鳳點頭扶宋下）

母 今兒那死老楊和老孫勾搭連環告咱們，警尉來這一會兒功夫，又是酒又是肉的，咱們花了多少錢，哪！

王 混蛋，把他們叫來再說。（向後喊）半拉子！半拉子！

〔半拉子上〕

半 幹啥？

王 你上老孫家去，就說我叫他……

母 （急接）就說是警尉叫他快來，掌櫃的官司打輸了，認包他的麥子啦，叫老楊也來，

半 老楊在那兒嗎？

王 在那兒，快去！快去！

半 呢喃。（下）

王 他媽的，老楊頂壞啦，就是他串攏着老孫到警尉那兒告的，今兒要麥子錢，我不給，他還罵我，簡直就沒有王法啦！

母 在咱們圈子裏的窮小子，屬他頂窮頂壞，頂尖啦，他要是在圈子裏住着，爲後再跟咱們做對，咱們可要吃他的虧。

王 今兒這虧就吃得不小呀，讓他把咱們先給告啦，我看，咱們不能留他！

母 對，不留他！斬草除根，咱們叫宋警尉把他送到礦山上，下炭窯做勞工！

王 叫老孫包咱們今天的花銷錢，還得叫他請客，給咱們脫賊皮，出口氣！

母 對，出口氣，一會兒他們倆來了，先揍他一頓！（向裏叫）大媳婦！把我屋裏的那根大馬棒拿來！

媳 （在內）噢。

王 媽，你上後屋先把這事跟警尉說一聲。

母 還得給老楊編上幾條罪名哪。（下）

〔大媳婦拿大馬棒上〕

媳 給你。

王 待一會打人的時候，你再取一根繩出來。

媳 噢。（下）

王 窮小子，跟我王家大院做對，能有你的好菓子吃？

〔半拉子領老孫老楊上，王把馬棒藏身後〕

半 掌櫃的，他倆都來啦。（下）

王 你們倆都來啦？老楊，老孫，你們把我告啦，你們這官司打贏啦，你們說吧，打算怎麼辦？

孫 王掌櫃，那麥子是你偷的，沒錯吧？你就給老郭頭送去吧。

王 對，送去，送去，老楊，你打算怎麼辦吧。

楊 掌櫃的，你啥話也不用說啦，你趕快把我的勞金錢算算，我扛着行李走我的。

王 對，算算勞金錢，一共多少呀？

楊 一共七個月，兩千一百塊錢，拿來吧。

王 （舉棒就打）給你，給你，一，二，三，四五，……

楊 怎麼，你不講理呀？

孫 你怎麼動打呀？

王 打！打！這就是理，王八犢子，你把我糟踐透啦，你！（又打）

楊 （抓住馬棒）老孫，去，去，找警尉去。

王 警尉就在裏屋炕頭上躺着呢，你們去告吧，去呀？去呀？熊啦？

〔正在吵嚷，小鳳扶宋上，母，媳隨上，媳拿繩〕

宋 嘿，媽的，你們吵吵不叫我睡覺，呵！老楊，老孫，王家大院偷你的麥子？八嘎！

楊 （駭怕地）警尉，我不撒謊，是他家領我們去偷的。

宋 八嘎，跪下！（楊跪下）混蛋，你偷麥子，你的經濟犯，呵？（打楊耳光）

楊 唉呀！

衆 對，他是經濟犯，經濟犯。

宋 混蛋，造謠亂講，胡說八道，你的思想犯，八嘎！（又打耳光，腿踢倒）

楊 警尉呀。

衆 (圍上去打) 你造謠，思想犯，思想犯。(老孫，老楊，兩人互打協和嘴巴)

王 警尉，他勾結抗日隊，反對滿洲國！

母 警尉，這小子頂壞啦，他是個浮浪，把他送到鑛山去吧！

鳳 警尉呀，把他捆起來吧。

宋 嘿，混蛋的，捆起來，押，押！

王、繩子拿過來，(衆捆楊) 叫老李跟半拉子。

她 老李！半拉子！

〔二人上〕

母 把老楊送到西下屋，磨房裏鎖起來，等警尉走把他帶走。

王 快去！

〔二人押楊下〕

母 老孫，你是認打認罰？

孫 (哀告地) 哎呀，老太太，認罰！認罰！

母 警尉，罰他請五十張桌客，給我們脫賊皮。

衆 對！對！罰他請五十張桌客！

宋 對！老孫，回去，請五十張桌客！

孫 哎呀，我賠不起呀！

王 賠不起？把你那兩垧地賣了，也要請！

〔小鳳伏宋的耳朵低語〕

宋 對！限三天！三天！

衆 限三天！滾！滾！（攆孫下）

宋 哎呀，嘿嘿嘿！

鳳 警尉打人累得够嗆吧？

母 小鳳呀！

鳳 哎！

母 把烟燈點上，叫警尉抽一口烟。

鳳 哎！

衆 哈哈哈哈哈。（相視大笑）（幕急落三場完）

第四場

時間 第三天下午。

地點 同前。

〔幕開 老李正蹲在地下哭泣，大媳婦在一旁收拾茶桌〕

媳 老李，你也不用難過了，這有啥法子呵！

李 （難以抑制的哭個不停）……

〔老劉頭，持棍自外面上〕

劉 大媳婦。

媳 呵，劉大爺。

劉 老太太在房裏嗎？

媳 她正抽大烟哪，（對李）老李，你別哭啦！

劉 老李，你咋的啦？

李 ……（哭）……

劉 老李呀！你有啥難心的事兒，還不能對我說呀？

李 （哭）唉！不用提了！

媳 老李呀！你把你兄弟那事，對劉大爺說說吧！

劉 他兄弟咋的啦？

李 （哭）昨晚我兄弟叫村公所逼去上了鑛山啦！

劉 唉！你咋不上櫃上使幾個錢交勞工款，省得你兄弟去嘛！

媳 劉大爺，你不知道，我們家裏那個死老太太，整天躺在炕上，家裏有兩個錢，還不够他個人丁債

抽大烟呢！我有心幫助老李吧，我說話也不算哪！

鳳（內聲）嫂子！嫂子！你來！

媳來啦！老李，你跟劉大爺嘮吧！我一會再來。（下）

李劉大爺呵！我兄弟叫人家拉走了！我還落了一身不是呵！
劉咋的？

李我對不起老郭頭呵！掌櫃的哄弄着，叫我們偷他的麥子，我心思着能劈兩個錢，就把我兄弟救出
來了！誰知道到了還是一場空，我對不起良心哪！

劉咳！我剛打老郭頭家來，老郭頭一家大小正在家哭不上溜來啦！

李（拭淚，難過地）唉！

劉這才是『人左有禍，天左有雨』哪！他們老王家借給老郭頭一匹馬，前天牽去還沒使喚呢，昨天
就死啦！

李馬死啦？

劉死啦！你知道那是一匹什麼馬？

李劉大爺，那是一匹病馬呀！牽的時候，我就知道呵！

〔大媳婦在窗外偷聽〕

劉唉！好孩子還能往廟上捨？他們王家大院坐窩就沒按好心眼子，老郭頭勸我早點走。他們老王家，
我可不能再待啦。

李 對，你走吧。

劉 我原起就不願來這兒住，是叫他們掌櫃的強拉來啦！

李 劉大爺，聽說你帶了金子，早點走吧，住在這兒，就跟住在老虎嘴裏一個樣哪！

劉 你呢？

李 老楊叫他們坑害了，我也不能在這兒給他們効力了，過兩天，我也打算走呢。

劉 對，你也快走吧，我聽老郭頭說，他們家老太太跟大媳婦，頂壞心眼啦！借馬那喀，就是他們兩做的扣，昨天，大媳婦還對我說：『老楊老孫託我們，把我們告啦！把警尉領來，熊我們一頓，多屈我們哪！』

李 那老太太對窮人可是邪火，那是個『面善心不善，外善裏不善』的傢伙哪！

劉 那大媳婦呵，也是個嘴甜心苦，殺人不用刀的娘們，明明是他們偷人家的麥子，他倒反咬一口，說人家訛他們！

〔大媳婦在外叫老李上〕

媳 你們還在這嘮扯哪！老李，你也別難過啦，今天老太太過生日，挺高興的，下晚說不定還吃麵條呢？

李 吃不吃，我也不指望那個，大嫂呵，我倒是有件事兒想求求你。

媳 啥事呵？只要我能辦到，就行呵。

李 我兄弟走了，家裏就剩下一個走不動爬不動的老媽啦，我想使幾個錢，給老太太捎回去，求你對

掌櫃的說說，不知道行不行？

媳行，我跟他說說，一定帮你辦，『車到山前必有路』，你也不用傷心了，快去幹活吧！

李大嫂子，謝謝你啦！（下）

劉大媳婦，我聽半拉子說，你們少掌櫃的叫我啦？

媳呵，今兒我媽過生日，來了一幫客，他們要玩，缺一個人，請你去配一配手。

劉呵，今兒是老太太過生日呵！

〔小鳳上〕

媳劉大爺，你去吧，沒多大輪廟。

鳳咋的？嫂子，叫我乾老要錢去？

劉哦，小鳳來啦！

鳳乾老，別去啦，要錢怪累人的，你的病還沒好利索呢，再累犯了咋辦？

劉對，對，我不去啦，要錢挺累的，下晚我去給老太太道個喜吧。

媳劉大爺，你別聽小鳳的話，要錢還能累着嗎？

鳳要錢咋不累人？乾老，你別去，我媽叫你去抽大烟呢。

媳劉大爺，先要去錢吧，玩一會再抽。

鳳嫂子，你去你的吧，我找我乾老還有事呢！

劉小鳳，啥事呵？我不會抽大烟。

鳳 乾老，不是找你抽大烟。我問你，多嚙給我打金鑰子呵？

劉 呵，小鳳，不忙，不忙，等你出門子那天，再打也不晚呵。走，我要回屋去啦。

鳳 乾老，到你屋裏去嘮吧，（二人下）

媳 呸！小臭養漢老婆，竟顧你各人啦！

〔王德福上〕

王 老劉頭呢？

媳 （生氣地）老劉頭不來啦！

王 （着急地）不來啦？哎，叫你找那麼個臭老頭子，都找不來，你還能幹啥？怪不得媽說你熊熊的，啥也不能幹！這點小事都辦不好，你還想要金鑰子？咳！你真是黑瞎子進門，熊到家啦！

媳 你還怨我？要沒有你那好妹子打攪，我早就把那死老頭子整來啦！！

王 咋的？小鳳攪鬧咱們的事！

媳 哼！甯給螻上櫻桃樹，你就別想那份高口味啦！金子，金子還能到你手裏頭？有你那好妹子，你啥事也辦不成！

王 盡她媽的扯犢子！小鳳又咋的啦？

媳 我剛在這兒把老劉頭的心眼說活，他都要來啦，你妹子也不知打哪條褲襠裏鑽出來，像風車似的，衝着他說：『你別去啦！要錢挺累人的，別累犯了病』，霹靂扒拉的造了一大堆，老劉頭就不來啦！你還來瞞怨我？唉！我真是敲豬割耳朵，兩頭受罪！

主 好，好，你別生氣啦！這死了崽子真毒！老劉頭那麼多金子，他想個人都劃拉去！不行，我找他問問去！（欲下）

〔王母上〕

母 德福！小鳳上哪兒去啦？

媳 上她乾老那兒去要金子啦！

母 唉！小鳳認了個乾老，到這啥也沒把金子弄到手，這兩天，我黑天白日惦惦着，下晚睡覺，翻過來想，調過去想……

主 媽，你盡惦着小鳳的事，我當屯長那事，你倒是跟宋警尉提過沒有？

母 昨天晚上我就跟他說啦！他說後天就要換屯長，這回瓦攏屯長的人比上回還多！

王 都有誰呀？

母 有郭小鬼、李大尖頭、金兆鳳、趙大絕戶，還有後街的董花舌子，那李大尖頭給警尉他屋裏的送了不少『貨』呢！

王 都有啥？

母 送五千塊錢，一塊手錶，郭小鬼還給警尉送了一隻人蔘哪！

媳 這麼多東西呀！

王 警尉答應沒有？

母 聽他那口氣，好像還嫌少呢！

媳 哎呀！那得多少錢呵？

母 我看哪，咱們要比他們更多些，才行哪！

王 媽！把你那大烟土拿出來吧！

母 咋的？還用拿我的烟土？

媳 那就把小鳳出門預備的金子，拿出來吧！

母 還用拿小鳳的？咱們家裏不是住着一個大財神爺嘛！金子不有的是嘛！

王 光說有的是！可就弄不到手呀！

媳 你弄不到手，人家小鳳可能弄到手呵！

母 哎！你們也不能光等着小鳳弄，你們擎現成的呀？

王 媽！這事我正想對你講呢！小鳳盡想個人獨吞呢！

母 哪能叫她獨吞呢！

媳 人家的乾老麼，人家不獨吞？

王 媽！那死丫崽子，趕快把她打發出門吧！咱們家有這麼個攪亂星，啥事也辦不好！

母 你們這是怎麼的啦？你幾個他，他幾個你的，你們幾個一溜十三遭，誰也落不到手！一家人，一個心，黃土才能變成金，咱們要齊了心，才能把金子弄到手呵，再說，你是當哥哥的，你要想當屯長，還不得你妹妹跟宋警尉說說好話！

〔小鳳上〕

鳳媽！

母金子弄到手沒有，小鳳？

鳳（垂頭喪氣地）那個死老頭子，好話我跟他說了三千六，到了金子影兒也沒見着！

母怎麼樣，你們瞎噥噥，誰也沒有弄出來吧？

王媽，快點想法弄呵，要不，這個屯長又當不上啦！

鳳要不，老劉頭走了，就晚啦！

媳人家老劉頭明天就要走啦！

衆呵！你聽誰說的？

媳方才老劉頭跟老李在這兒撈扯，讓我偷偷地聽着了。

王他們都說啥？

母小鳳，去把外屋門關上。

鳳嗯。 （下去又上）

媳老劉頭對老李說，老郭頭叫他明天趕緊走，老李也說，『劉大爺，你快走吧，要不，連人帶金子，你就落到老虎口裏啦！』

衆老郭頭跟老李這麼壞呀！還是他們倆串哄着老劉頭走呵！
鳳怪不得那死老劉頭，金子老不叫我！

王 這死老郭頭，非得給他個好瞧瞧，叫他認得認得咱們王家大院的厲害！

媳 老劉頭還說，老郭頭借咱們那匹大白馬也死啦。

衆 死啦！好！好！咱們非好好的整治他不解！

母 德福，打發半拉子把他叫來！

王 對，把他叫來，半拉子！半拉子！（半拉子上）

半 有啥事？老太太？

王 你去把老郭頭叫來，快去快來！

半 唸呀。（下）

媳 老李也得整治！他說他想把勞金錢要了，不在咱們這兒幹活啦！

王 媽，老李這死傢伙，也得痛快兒收拾他不解。

鳳 那個熊色，把他攆出去不就得啦，三條腿的蛤蟆沒有，兩條腿的活人不有的是！

王 還能白白的把他放了？

母 敞開大門把他攆出去，太便宜他啦，想個法把他攆出去，叫他『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』。

衆 啥法啊？！

母 不用問，到時候就知道啦，咱們一個個的收拾，先整治老郭頭跟老李，完了就收拾老劉頭，孫猴子多唔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。

衆 這些窮抗活的，跑腿的，多唔也逃不出咱們王家大院的手掌心。

母 小鳳，你去看老劉頭，別讓他出去串門子。

鳳 對，整完老李，我就把他帶來。(下)(半拉子上)

半 老太太，老郭頭來啦。

母 把他叫來。

半 囑咐。(下)

母 德福，你們倆進屋去，看我整治他。

媳王 呢。 (下)(老郭頭上)

郭 老太太！

母 老郭頭，你把我的大白馬使喚死了，你想怎麼辦吧。當初借馬的時候，我就不樂意借，就怕你不好好伺候，千囑咐，萬囑咐，你就不聽我的話，就打你拉麥子着急吧，你也該心疼我的馬呀，是你那幾捆麥子值錢，還是我那膘滿肉肥的，大白馬值錢？你說！

郭 老太太，你要說是我拉麥子累死的，可真屈我呵，你那馬是一匹病馬呀！

母 (氣汹汹地) 誰說是個病馬？誰說是個病馬？當初你借馬那時候沒看着？誰給你帶上『蒙眼』啦？是我上趕着借給你的？

郭 老太太，你別上火呵！

母 你這個死老頭子一點良心也沒有，今天我把你叫來，本想問問你怎麼把馬用死的，就拉倒了，誰

知道你還倒打一耙，說是個病馬，那你非包不行！

郭 老太太，馬已經死了，我這陣子說啥也不好聽啦，你容我過年吧，等開春，我頭鼻拱地，拼褲子當襖也想法包你的馬。

母 不行，眼下就要包，我家裏沒有使喚的啦！

郭 就叫我包，天上不下錢，地上不長錢，我攔啥包呢？

母 你這是啥話，你家不是有一匹馬嗎？你要是沒指望，我興許不讓你包呢。

郭 老太太我全仗那匹馬拉柴火種地，推碾拉磨度生活哪！

母 你尋思光把馬牽來就算啦，你那一匹馬能頂上我那匹馬嗎？還要把那兩口豬也趕來，連豬帶馬，才能將就抵得上我那一匹大白馬呢！

郭 (哭) 老太太，你把我的馬和豬都趕來，我們老倆日子就不用過啦！

母 你先別吵吵，我還沒說完呢，你尋思這就完啦，我那馬肚裏還有一個馬崽呢。

郭 哎呀，老太太，那是個騾馬！怎麼會出來個馬崽呢，你這不是誠心不讓我過了嗎！

母 呸！胡說八道，我怎麼不讓你過啦？你趕緊痛快地把你那麥子扛來抵馬崽好了。

郭 哎呀，老太太，我種那一點麥子，你們少掌櫃的下晚黑扛走了一半，你們還要都扛走哇？

母 呵！誰下晚黑扛你麥子啦？你這個老煞犢子，血口噴人，德福！德福！

〔王德福怒氣沖沖上〕

王 你這王八犢子，誰扛你麥子啦？誰看見啦？你認賴好人，媽的×！(打)

郭 (跪下哭求) 哎呀，掌櫃的，我不敢啦！

母 德福，把他送到警察署押起來！

郭 老太太，我認包啦，認包啦，饒了我的老命吧，麥子，你們去扛吧！

母 德福，把老李跟半拉子叫來。

王 老李！半拉子！(二人上)

母 去！把這個死老頭子拴到馬棚裏，把他家的馬牽來，豬趕來，麥子扛來，再放他回去。

王 去！去！

母 老李，你怎麼不動？

王 去！去！半拉子，看着他，別叫他跑掉。

母 老李，把他拴到馬棚裏，你快回來，還有旁的事！

李 唵。 (與半拉子推老郭頭下)

母 這死勞金，也不是個好東西！

王 媽，馬上整他吧。

母 對，馬上整他，(向內喊) 大媳婦！大媳婦！

〔大媳婦上〕

媳 媽，叫我幹啥？

母 (對德福) 你去把馬棒滴溜着，到窗戶底下聽聲，屋裏有動靜你就進來打！

王 打啥呀？

母 你不用打聽，叫你去你就去吧！

王 好，好，我去，我去。（下）

母 大媳婦（附耳）……你就在這兒等着吧。

媳 媽，你上裏屋吧，我一定能辦好，（母下，媳收拾桌椅，李上，媳迎上）老李呀，今天老太太過生日，正高興呢，讓老死郭頭這麼一鬧，惹了一肚子氣。

李 唉！（忽然想起）大嫂子，頭前我跟你說的那事，你跟掌櫃的說了沒有？

媳 使錢的事？說啦，掌櫃的正給你預備呢，一兩天就能給你。

李 （高興地）真的，大嫂子？

媳 我多麼哄弄過你呀！

李 大嫂，那可謝謝你，救了我老媽的命啦！

媳 我尋思今天就想讓掌櫃的給你辦妥，可是，又要忙着老太太過生日的事。（搬凳子）

李 大嫂，你搬凳子幹啥？

媳 拘蓋簾，擺餃子。

李 （搶上去）我來拘吧！（上凳）

媳 （情急地）你下來吧，不在那兒啦！

李 （下凳）在那兒呢？

媳 在這兒，（上凳）老李，你給我接一把。
李 對。

媳 （故意地）哎呀，老李，你抱住凳子。

李 （扶凳）抱住啦，抱住啦。

媳 哎呀，還不穩，你抱住我的腿。

李 （扶媳腿）行了吧？

媳 （使褲掉下，故意大聲喊）老李，你這是幹啥，你幹啥呀？媽呀！

李 （吃驚地）呵！（剛欲躲開，母與王自內各拿一馬棒匆匆上）

王母 （同時）老李，你幹啥呀，你混蛋，你要糟賤人呀！（上前打）

李 （蒙瞶地）咋的？咋的？

王母 （同時）你死不要臉，還不快滾。

衆 （老李如夢初醒，抱頭跑下）

王 這一招真好，乾崩給擡走啦，哈哈。

母 哈哈，你看，這就叫，『啞吧吃黃連』吧。

〔小鳳在門口出現〕

鳳 媽，你們幹啥呢？我乾老要來給你拜生日哪！（做手勢向門外指，轉身下）

王 媽，老劉頭來啦！怎麼整他？怎麼整他？

〔小鳳扶老劉頭上〕

母 別着忙。（附耳，德福點頭）

鳳 媽！我乾老來啦！

劉 老太太，我給你拜壽哪！

王 （急扯媳，低聲的）坐地下！哭！哭！

媳 （坐地下，撒潑大哭）天哪！我可不能活啦！我怎麼有臉見人呀！媽呀！給我一根繩子吧！

母 （故意地）哭！哭！倒了血霉啦！

劉 （意外地）哎呀！老太太，你們這是怎麼的啦？

王 （大聲對媳，故意地）媽的×！你真給我現眼！我非削死你不解！（欲打）

劉 （上前勸阻）哎呀！少掌櫃的，你別打她，今天老太太過生日，你們這是怎麼的啦？

王 唉！不能提啦！丟盡我王家的人啦！

劉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呵，老太太？

母 唉！大媳婦上板凳上拘蓋簾，老李扒大媳婦的褲子！真把我氣壞啦！

媳 （哭）哎呀！天哪！

劉 怎麼？老李扒大媳媽的褲子？

鳳 嫂子，別哭啦！

劉 大媳婦，別哭啦！小鳳，多勸勸你嫂子。

鳳 嗯，乾老，你陪着我媽唠嗑，勸勸她別生氣啦！

劉 對！我勸勸她！

王 （對媳）別嬌叫喚啦！去吧，跟小鳳收拾酒菜去！（二人同下）

母 唉！他劉大爺，自從他爹死了，我們家裏，盡出這種現眼的事啦！

劉 老太太，今兒個，是好日子，別生氣啦！事情過去就拉倒吧！

王 劉大爺，這事你可別笑話呵！

劉 哪能呢！哪能呢！

母 唉！日子要過衰敗了，什麼倒霉的事兒都能遇上呵！他劉大爺，你的病也快要利索了，你要想回

家，我也不強留你了，在這兒住長了，別再沾上我們家的霉氣呵！

劉 呵！老太太，我正要跟你說呢！我打算明天就回關裏家去啦！

王 劉大爺，我媽這話，你可別當是往外攆你呀！

劉 哪能呢！老太太叫我走，全是一片好心呀！

母 德福，明兒一早把大車套上送你劉大爺上火車站去呵！

王 嗯，嗯！

劉 哎！還套車幹啥！這就把你們麻煩的够噲啦！（大媳婦，小鳳端酒菜上）

鳳 乾老，你陪我媽多喝幾杯酒吧！

王 (給劉倒酒) 劉大爺，今兒是我媽的生日，這一杯算是長壽酒，你喝了，多福多壽！

劉 哈哈，多福多壽，喝！喝！

母 (給劉倒酒) 他乾老，這是虎骨酒，保養身板的，這杯酒算是我敬你的平安酒，保佑你明天一路平安到家！

劉 哈哈！喝，平安酒！

鳳 乾老呀！我也敬你一杯。(倒酒)

劉 哎呀！我的酒量小，可不能再喝啦！

媳 劉大爺，你喝吧！

鳳 乾老，怎麼的，你得喝我這杯酒。

劉 (咳嗽) 唉！實在不能再喝了。

鳳 (生氣) 乾老，你喝了媽媽的跟哥哥的，不喝我的？

母 他乾老，你喝了這一杯吧！小鳳二十五那天就要出門，你也趕不上了，這就算是喝她一杯喜酒吧！

媳 劉大爺！喝吧！喜酒不醉人！

衆 喝吧！喝吧！(小鳳一邊說一邊強灌)

劉 (喝酒大咳) 咳……

母 德福，天都黑了，去把外面大門插上。

王 嚶喲。(下)

母 哎呀！他乾老怎麼的啦？

劉 喝的太多，頭昏啦！

衆 昏啦？(母示意小鳳叫老劉頭睡下，大娘收拾酒菜)

鳳 乾老，你躺下吧！(扶劉躺下，母示意她上炕，自窗戶向外看守)(德福匆匆上)

王 劉大爺，劉大爺！

劉 ……………

母 (搖手，低聲地) 迷糊啦！

王 (急拉母至一邊低聲的) 媽，出了事啦！

母 (一驚) 呵？出了啥事啦？

王 剛才半拉子，跑來對我說，老郭頭在咱們馬棚裏，碰牆碰死啦！

母 哎！死就死，別管他！(以手指老劉)(大娘婦端燈，王與母上前指老劉喉頭)

劉 (無力的掙扎) 唉！救命呵！(氣絕，王脫下老劉上衣，大家圍着搜，母自口袋中掏出一個小紙包，打開)

衆 (驚喜地) 金子！金子！

王 再搜！還有一包呢！(翻來覆去，在口袋中搜不出，小鳳摸到衣襟的角縫上)

鳳 這裏是啥？

衆 拆開！拆開！（拆開綫，母取出另一紙包！打開）

母 金子！

王 金子！

鳳 金子！

媳 金子！

衆 （大笑）哈哈，這回金子可弄到手啦！

（幕急落，全劇終）一九四八年元月

羣衆 槍斃！小嘎判徒刑！

李 明天咱組織個人民法庭，咱貧僱農坐大堂，公審了再槍斃！

羣衆 對！贊成！

李 現在咱貧僱農當家，咱們說了算，大伙說，早先舊農會主任不好，咱撤他的職！（好！）農會不好咱把他解散！（好！）以後咱們貧僱農、中農緊緊抱起團來！（好！）

羣衆 這一下才真翻身了！窮人坐天下了！先把他們押起來明天處理。

〔吳海峯拿着管經地主大法上〕

陳 土地法大綱，地主大法先走！

〔羣衆隨之，齊唱〕

咱們要挖斷封建的根，

挖掉封建的根，

咱們要打掉地主的牙，

打掉地主的牙，

窮哥們心裏開了一朵大紅花，

窮哥們心裏開了一朵大紅花。

樹上結了勝利的葉呀！

勝呀麼勝利葉！

蔓上結了翻身的瓜呀！

翻呀麼翻身的瓜！

受苦人骨肉團圓土地回了家，

受苦人骨肉團圓土地回了家，

貧僱當家當呀麼當了家，

貧僱當家當呀麼當了家，

永世千年來把富根扎，

萬里的江山咱們坐天下，

萬里的江山咱們坐天下！

——全劇終——

一九四七、三、二 於佳木斯

註：各演出團體可自己配曲，自行刪改。需原配曲調時，請來信向佳木斯合江魯藝工作團索取。

王 家 大 院

合江省魯藝農民組集體創作

出版者 東北書店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
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

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

經售者

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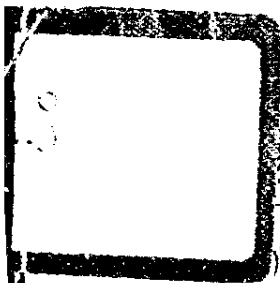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

每冊定價 六 五 〇 元

民國三十七年四月月初版 4000. 佳

X.XU25
1991

1347



家大院

5.220

版 佳. 4000:

定價: 650/元 80-65